

金殿传胪的文化内涵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冯建民

明清科举会试，进士一甲共3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据《明史·选举二》记载，二、三甲进士的第一名，往往被俗称为“传胪”。“传胪”最早称为“胪传”，《庄子·外物》篇说：“大儒胪传曰……”《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将其解释为“上传语告下曰胪”。《辞海》中对“传胪”的解释是：“胪，传也。同胪唱。科举时，殿试之后，皇帝传旨召见新考中的进士依次唱名传呼，叫胪唱，也叫传胪、胪传。”《辞源》则对其讲得更为详尽具体：“殿试后，宣读皇帝诏命唱名叫胪传。其制始于宋代雍熙二年，进士在集英殿宣唱名次之日，皇帝至殿宣唱，由阁门承接，转传于阶下，卫士六七人皆齐声传名而高呼，称为传胪。”宋代杨万里的《侍立集英殿，观进士唱名》中有：“殿上胪传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

明代沈受先《三元记·及第》载有：“金殿传胪第一声，三元连中占魁名”的精美语句。这都彰显了金殿传胪对于新科进士们是何等的期待与荣耀！朝廷为了宣扬重视文教和人才选拔，对于金殿传胪这种仪式格外重视。对于传胪的具体程序和人员任用有着严格的规定。明代，传胪之日，状元佩戴二梁冠（古代以冠上梁数区分官职级别。唐宋四品、五品官为二梁，明六品、七品官为二梁）、绯罗圆领、白绢中单，肩披锦绶，头戴纱帽，手持槐木笏，腰系光银带、药玉佩，脚穿朝靴、靴袜。其余进士头戴方巾，如乌纱帽，顶微平，展角阔寸余，长五寸许，系以皂纱垂带，身穿深蓝罗袍，缘以青罗，袖广而不杀。手持槐木笏，革带青鞋，饰以黑角，垂搊尾于后。这些服饰冠带皆为廷试后，国子监颁发，用于传胪之日穿的。等到上表谢恩、谒先师行释菜礼完毕之后，这些巾袍还须送国子监收藏。清代的传胪仪式更为隆重。传胪之日晨，銮仪卫设卤簿于殿前，乐队陈列。礼部、鸿胪寺设黄案，一于殿内东楹，一于丹陛上正中。王公百官按序排列陪位侍班。新科进士穿戴朝服，顶镂

花金座，上衔金三枝九叶，按照名次奇偶序立于东西丹墀末。届时，礼部堂官至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乐队奏中和韶乐隆平之章，玉阶下鸣鞭三响。然后，读卷等官北向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奉东案黄榜，授于礼部尚书，尚书奉榜陈于丹陛正中黄案。鸿胪寺官引各位进士就位，跪听宣。制曰：“某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一甲一名某人，引出班就御道左跪，第二名某人，出班右稍后跪，第三名某人，左又稍后跪。每个人名唱三次。唱到二、三甲某等若干名时，仅唱一次，不引出班。唱名完

毕，奏中和韶乐显平之章，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礼成，皇帝还宫，礼部尚书奉黄榜于云盘置彩亭内，行礼作乐，校尉举亭，前有黄伞鼓吹开道，送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张挂于长安街，三日之后，黄榜恭送内阁封存。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金殿传胪仪式是极为庄严隆重的，所有的程序与步骤可谓环环相扣，有条不紊，稍有失误，就要受到处罚。从这种隆重的仪式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朝廷对兴学重教、选贤任能的重视，又能看到其中的封建等级格外鲜明，一甲进士所受的待遇和荣耀远在二、三甲进士之上。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科举时代，社会上下读书人对处于金字塔尖的状元、榜眼、探花是多么的向往与崇拜了。也正是这种金殿传胪的荣耀与魅力，才引诱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积极应举，久而久之，在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上烙上了永不能割舍掉的“状元情结”。虽然，科举废止百余年了，但社会大众的“状元情结”依然根深蒂固，已经沉淀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基因”。

史话

北京新闻奖获奖专栏

下一段路的风景

韦燕鹏

曾经很羡慕地看着师兄师姐们穿着毕业衫，美得如同一张张画稿，在明媚的晴天里翻飞着召唤我的梦想。毕业，是紫色？是橙色？是绿色？还是蓝色？可是，当白杨温柔的花絮第四次飘落到我的发间，我却没有了雀跃的心情，仿佛沮丧的小孩被迫要离开神奇的旋转木马。是的，大学，神圣而迷人的殿堂，我们刚刚进入你的门，现在却要挥手告别；大学里的人，刚刚我们还在追逐喧闹，现在却不得不说再见。

第一次看见下雪，是2007年的冬天，上完C语言，窗外是洁白的世界，于是薄薄的雪地上便有一个穿着红格子棉衣的小姑娘在笑在跑，拿着胶片傻瓜相机到处乱拍。考进北方的大学看雪，是每个有着浪漫情怀的南方女孩的梦。静美的雪无声地下着，六个瓣儿在空中跳跃、旋转，轻轻地躺在草地上、松枝头还有人们的脚印里，昏黄的灯光被雪映着，闪亮如同星星，可是当雪融化的时候表面却蒙上了一层黑黑的脏东西，雪水被车和人搅得黏乎乎的，阳光一照就全不见了踪影。雪，是水的固态，融化后成了水，蒸发后成了水蒸气，就在这三种状态中来来回回，每一种状态都是那么的短暂。那么，人生会不会也如白雪一样短暂呢？

虽然我小学时就喜欢当老师给同学们在黑板上出练习题，但当真正的第一堂课到来的时候，我却完全没有预料那个意外的实验爆炸。我愣在讲台上足足有10秒钟，台下的学生却很快平静下来问我：“老师，您没事吧？”我想，这个班的学生



浓荫水畔好读书

本报记者 曹金良 摄

山里的一片天

张羽彤

不知不觉，来到南梁已经三天了。

我一直相信，从北京来到这里，认识你们，是一种缘分。

记得第一次见面，远远听到教室里你们的欢笑声，我就一下子兴奋了起来，长久以来的期待终于成真。而走到门口，却又心情忐忑，不敢进去。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这么多孩子等着自己上课的感觉，是责任，是压力。当我第一次走进教室，迎来的却是你们雷鸣般的掌声和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我惊喜得说不出话，也在暗暗期待着接下来的日子。

知道吗？第一次作为

小老师走上讲台，我们也很紧张。你们期待的眼神和托着腮认真听课的样子，也让我更想把自己的课教得生动有趣。上课前一晚熬夜备课成了家常便饭，课堂中各种可爱的“耍宝”当然也少不了。然而，从一开始没有人主动回答问题而需要我点名完成到现在活跃的课堂氛围，从老师的称谓到现在被亲切的叫做姐姐，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越来越近，我也越加发现你们单纯质朴的感情是多么的珍贵。

每次你们开心地跑来，笑着说：“姐姐，这个送给你。”我的心里暖暖的。从叠的小花篮到折的纸玫瑰，从

我的画像到可爱的圣诞树，我都一一珍藏。我清晰地记得收到画像那一刻，看到画纸上的自己，真的惊喜于你们的用心。

感动的事太多，当真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了。

在家访的途中，两个男孩儿一直给我当着小导游。而走到一处，他们忽然拿起车筐中的塑料袋，说着让我先往前走便一溜烟地跑开了。没多想，我便往前走着。然而，孩子们却迟迟不追上来。摸不着头脑的我便只能停下等着，却在片刻后看到了公路的拐角处两个奋力奔跑着的小身影，像两只灵动的鹿，手中的塑料袋里，早已装上了甜蜜蜜的杏

子。男孩儿们气喘吁吁地停在我面前，一边把杏子递给我，说着“刚给你摘的”，一边吃着自己手里的，额头上渗着密密的汗珠。拿到杏子的我，还没有吃，心里就已经被甜到了。

没有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你们的笑脸就已牢牢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时常会想，出生在深山中的你们，从生命的一开始便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接受着良好的教育，而走出大山对你们来说也需要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可你们的乐观开朗让我看到了山里的希望，外面精彩的世界吸引着你们，也希望你们坚持，将来一定可以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人生如同坐公交车，身边的人上上下下，陪伴你走完全程的寥寥无几，如果此时车窗外的风景很美，那么不妨和身边的人一起欣赏吧，不要去想他们什么时候下车，不要去想下一站上来的人是谁，不悲伤，不心急，只带着笑容，期待下一段路的风景。

走出校门，头不用抬得很高，但是心里要很自豪；步子不用迈得很大，但是每一步都要踏实；明天，窗外的风景依旧灿烂。